

行走随笔

沙漠里的速度与激情

○蔡菊香

到达宁夏中卫和内蒙古交界处的通湖草原,是下午2点左右,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候。阳光炙烤着大地,到处明晃晃的,刺激着我们的眼和神经。沿途没有想象中的荒凉,一丛一丛的绿草,高大粗壮的树木,还有一个又一个池塘,让人恍惚回到了江南水乡,只是少了一幅幢的两层三层小楼,才又把人的思绪拉回到眼前大西北草地沙漠人烟稀少的事实。

通湖草原的入口处附近有一座座圆锥形的蒙古包。导游指着一片黄色的蒙古风情的建筑告诉我们,晚上8点,里面有篝火晚会,草原的温差比较大,大家都要备好衣服。聪明的我们早把羊毛衫放在了随身背包里。

入口处两两排列,已排出长长的队伍,大家缓缓向前。

不是说看草原吗?该是一片“风吹草低见牛羊”之美好景象吧!导游却告诉我们要现场租取及膝防沙靴,因为这里的沙子是金黄色的细沙,一旦钻进鞋袜就很难把它们请出来。原来,我们沿途看到的是草原的一部分,进入草原深处则是满目金色的腾格里大沙漠!好么,习惯江海河湖小桥流水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江南人,能有机会亲眼目睹“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沙漠景象,怎么好随便将就呢?

同伴们大多租了红色的长靴,我租了一双绿色的。沙漠中最缺的便是绿色,就让我当一回绿色信使吧!

我们跟随大伙沿木质栈道,向腾格里沙漠深处走去。走不多远,有一排棚子,棚子里是隔离栏,游客按65周岁以下以及以

上分组,65周岁以下的游客可自愿购票乘坐沙漠越野车进沙漠冲浪,65周岁以上老人乘坐沙漠吉普车进入沙漠观光。

既然横跨了大半个中国来到沙漠腹地,不去沙漠冲浪体会一次沙漠中的速度与激情,岂不太对不起自己?于是我们毫不畏惧地坐上了沙漠冲浪的越野车。

司机师傅吩咐大家都要系好安全带后,便开始启动,越野车在沙漠中沿前面的车辙印行进。起初沙漠平坦,越野车的性能似乎也格外好,没有特别的感觉。但当转过一个大弯后,车子开始缓缓爬坡,待爬到坡顶时,眼前突然出现悬崖式的落差,来不及让我们细想,车子一个俯冲,车身几乎呈直角垂直栽了下去,车上突然爆发出一阵恐怖的尖叫声。当这些

凄厉的尖叫声还在空中回荡时,车子却已稳稳地落在了平地。司机似乎早已对这些尖叫声习以为常,继续不动声色稳稳地开车向前,或直行或盘旋,一个拐弯后,眼看着车子又在努力爬坡中。

和我坐一起的姐姐颤抖着嗓音对我说,吓死我了,以后再也不敢坐了!我马上安慰她,抓牢前面把手,身上肌肉放松,闭上眼睛,什么都不要想,好好体会这种难得的速度与激情!我之所以能这么淡定,缘于我之前曾多次带儿子在宁波的姚江公园玩过水上游戏“激流勇进”,对待爬坡上升和飞速失重下降的紧张和刺激,我已有较多的亲身体验。当车子又一次从几层楼高的沙丘顶部几乎以自由落体般的速度向下俯冲时,车上再一次爆发出惊恐的

尖叫声!

一次又一次的爬坡、俯冲,直行、盘旋,车上尖叫声中的惊恐在一丝丝抽离,渐渐夹杂进几分快乐和欢笑的成分,用兴奋的语气温聊天的多了起来。有人开始左右观望,开始研究车辙、沙子和远处隐隐的矮矮的稀少的绿色植物,猜测是沙棘、梭梭树,或是“沙漠硬汉”柠条、“沙漠姑娘”花棒,赞叹发明“麦草方格”神奇固沙科学家的伟大,研究沙漠里的沙子和海边的沙子的区别……

车子又一次从几层楼高的沙丘顶部俯冲下去时,车上终于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大家似乎都在告诉自己:当你面临危险没有任何退路可走时,只有克服内心的恐惧勇敢面对,你便可以成为一个战胜危险和恐惧的强者!

生活态度

做个有趣的人

○春和

不久前,来到一家茶庄。事先,领队告诉我们,今天能喝到一壶好茶。

入庄后,一位胖老板前来迎接、介绍庄内茶叶,什么绿茶、红茶、黑茶,等等。随后,大家逐个落座,等着胖老板泡茶。此时,胖老板眯眯眯地高声喊着:“有请光头茶艺师。”

1.8米的瘦高个,光头、黑衣、黑框眼镜,酷酷的“光头茶艺师”闪亮登场了。大家齐刷刷望着他,心想这个人演令狐冲很合适,泡茶行吗?

他稳坐主泡台,选茶、称茶、备水、择器。只见他拇指、中指勾住紫砂壶柄,食指按住壶盖,右臂悬空,手腾腕转,一股水柱如刀光剑影般直入茶海;接着温杯、洁具、洗茶、泡茶,动作干脆利落,一气呵成。他泡完第二泡,一边分汤,一边教我们观色品味。他说:“这是2006年的普洱,汤色艳红,入口有点苦,到舌根处回甘很强。”他提醒我们注意不同时间泡出来的汤味变化;及时欣赏茶汤上层的金圈;又草出茶底,让我们观察茶叶的完整性和韧度。

他精湛的茶艺及对茶性的熟悉,让我们叹为观止。大家猜测他是茶庄的“御用”茶艺师。但胖老板的介绍却出乎我们意料。原来,“光头茶艺师”是跑长途的货车司机。

他车上常备“私房茶”和紫砂壶。车子一停,他要么喝茶要么玩壶。一段时间下来,喝茶、玩壶调整了他的心态,长途跋涉中不再那么无聊;同时练就了一身精湛的泡茶饮茶技艺。

茶艺师与货车司机合体,超出大家的想像力。想不到,开车呼啸的长途司机却忠情于一片纤柔的

茶叶。货车那么粗犷,茶叶那么细腻,一个日夜行走,一个安详静谧,而他同样都驾驭娴熟,一定是别样生动的人。

我们很好奇,与“光头茶艺师”聊起他的日常爱好。“开货车是生存需要,玩茶是生活需要。做个有趣的人,让自己多点快乐。”他说话带着禅意。

“做个有趣的人”,搞刑侦的老钱也常这样说。他是资深摄影师。他拍照缘于职业需要,案子一发,到实地取证找线索是家常便饭。搞刑侦,在旁人看来跌宕起伏、惊险刺激,在他那里却是喘不过气的承压。时间久了,摄影成了他的“透气孔”。他成为刑侦专家的同时,也成了摄影行家。

那年秋季,我们结伴去新疆,指定他做“新疆游”专业摄影师。他很乐意,跟在一群老女人后面,乐呵呵拍照。至今,我仍保存着他在新疆拍的照片,成了无法超越的经典。他现在已经50多岁了,不需常到一线侦查勘察,却习惯在集市、商场等人多的地方边逛边拍。他犀利的眼神、善于抓拍的技能,所到之处,抓手、小偷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成了店家最受欢迎的“路人甲”。

日常生活中,我们喜欢与“光头茶艺师”、老钱这样有趣的人相处。他们随意豁达的性格,使人舒服;无意中带来的惊喜,让人享受。最重要的,他们给予人生启迪:在工作、家务之外存在另一方天地——健康的兴趣喜好。

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做个有趣的人,在谋求生存的过程中,追求自己内心真正的喜好,活出精彩快乐人生,这不是很好吗?

真情流淌

胞兄范泰炯

○沈志荣

日前,突兀地接到泰炯逝世噩耗,深感震惊。之所以震惊,只因原先家属不愿烦扰亲友,故意隐瞒了泰炯肺癌扩散病情。于是,往事翻涌,历历在目。

认识胞兄范泰炯时,我俩都处于风华正茂年纪。

那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省儿童医院工作,他在杭州化纤厂上班。我爱好唱歌,省广播电台郑凯平为我手风琴伴奏。他喜欢画画,浙医大郑凯军是他的亲密画友。在郑家相识,凯军凯平都说我俩实在太像了。

泰炯长我5岁。初中时他曾跟着宗文中学沈平一老师画又高又大的“援越抗美”宣传画,由六个男同学扛着参加了游行。

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我应泰炯邀去他家,客厅里出现了一位父亲。老人赠送我一本大型军事文学双月刊《昆仑》——我的作家同行张廷竹以老军人范道乾为创作原型,写出的中篇小说《路漫漫》,叙写的是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故事。从中,我读到了历史的严酷与创痛。

打小,我一直以为自己出生在一个姓沈的裁缝家庭。老人动情地告诉我,其实是在出生11天后,我被沈家领养的。这深深地震惊了我!

我的父亲范道乾,中学时代饱含抗战激情,从永康乡下跑出来,投身“黄埔军校”,为十五期生,参

战过“昆仑关大捷”打日本流过血,伤愈后回浙江地方部队,代表当时的政府接受临安、余杭一带的日军投降。内战烽火起,由于不满中国人打中国人,愤而退役经商,却受中共地下党影响,手持“中国人民解放军××游击纵队司令部”红色印签,策动原部下在杭州临解放时起义,然后重回入伍,任杭州军分区参谋。然而,随后生父范道乾由于所谓“历史问题”被关入大牢。我恰于此,不合时宜地来到人世,生母将我送给沈家。我和泰炯俩本是同胞兄弟。

从此,我一直关注着泰炯的创作:油画《西溪新篁》获得第九届世界华人艺术大会“国际艺术金奖”。臻艺书画院“中国梦·艺术梦”展出了他的都市篇、古村篇、国外篇风景油画。《大运河文化艺术之旅》丛书,入选了他的《北京永通桥》《杭州大关桥》等作品。他的作品多次入选国际国内各类奖项,作品被辑入《中国美术界名人名作博览》等大型书籍。

泰炯长期的美术教师和设计师的职业生涯,形成了他色彩清新、笔法自由、意境平和、绵绵禅意的画风,崇尚真善美的意境。范泰炯驾鹤西去,留给美术界深深的怀念。仅我就收到了杭州市西湖区美术家协会等唁电及省逸仙书画院西画部等慰问函,缅怀之情溢于言表。

泰炯胞兄,一路走好!

城事心语

流泪的报童

○应红枫

国庆假期,老婆说你陪我去杭州逛街吧,今年秋装都已经上市了。我说好。

从杭州武林路绕到武林广场前的银泰百货,我看见不远处花坛边有一位八九岁的小姑娘,斜挎着一个粉色小书包,在“嘤嘤”地哭泣,一旁年轻的母亲正在安慰着她什么。看见我走到她们面前时,小姑娘盯住我看,突然泪眼婆娑地向我跑了过来。我吃了一怔,不知道怎么回事。小姑娘怯怯地从小书包里,拿出一份当天的《钱江晚报》,仰起头看着我我说:“叔叔,您买一份报纸吧。”

我这才看清这位小女孩,胖乎乎的脸超级可爱;那粉色的书包里,装着十来份报纸,被折叠得整整齐齐。泪流满面的小女孩就这样仰头看着我,让我心疼得浑身紧缩了一下,我怎么能够拒绝那份递到我面前的报纸呢?我接过报纸,一边掏钱一边问:“小姑娘,你怎么哭着卖报纸呀?”小女孩明显抽泣了一下说:“老师明天早上要带我们去福利院看望爷爷奶奶们,让我们自己想办法赚钱买小礼物。”随即,她用手指向不远处两个小男孩:“他们都已经卖得没剩几份了,可我却没卖出几份。”她又扭头转向花坛边的椅子:“那里还有报纸。我都没钱给爷爷奶奶买礼物了。”

“好孩子!”我心里突然涌上一股暖流,把从皮夹子里翻找零钱的手,改而抽出了一张百元钞票。“好了,不哭啊!你的报纸叔叔全部买了,好吗?”

这时,小女孩的母亲朝我走了过来,对我说:“不必的,我们只是给孩子一次历练的机会。”

“小姑娘很懂事,她已经付出努力了,而且已经尽力在做,尝试到了劳动的不易。慢慢来,不要过分难为她。把报纸交给我来卖吧。”我用纸巾擦拭了小女孩脸上的泪水,把那张崭新的百元钞票放在了小女孩手上。那位母亲显出为难的神色,但看我态度坚决,就让小姑娘谢谢我,并顺手掏出钱包准备把零钱找给我。我推开欲找的零钱,俯下身对小女孩说:“多出的几元钱,你替叔叔买点水果给福利院的爷爷奶奶吧。”

我拿出了小姑娘书包里的报纸,把那个粉色小书包背回到了小姑娘的肩上。书包里的报纸只有8份,旁边的椅子上还有20份,一共是28份报纸。我把报纸捧在手上掂了掂,感觉还挺重的。是啊,那是捧着一颗无瑕的童心!

那个下午,我和老婆一起站在银泰百货门口,给路过的顾客送报纸,在美丽杭州也算做了回文化使者。

微型小说

点赞

○孙淑梅

老舒在国庆前夕退休了。退休的老舒每天除了下棋、逗孙子,就是在原单位的微信群里帮同事砍价、点赞、聊天。

老舒的孙子所在幼儿园搞了个国庆点赞活动,集赞多的上班族墙报,前十名能登榜学校宣传栏。老舒听儿子一说,立马把链接发到原单位微信群里。

刚发到群里,就发现工会主席老张发来一个不屑的表情。

这条信息“噌”地跳了出来,把老舒吓了一跳。

这个安全,点开就看见我孙子了,六号!帮着点赞!缓过神来的老舒在群里赶紧向老

张解释。“噌”,又跳出一个不屑的表情。

老舒的汗下来了,脊背发凉。

想当年,自己在位的时候,可没少关照老张啊!没想到现在竟在群里公然藐视自己,这这这……这还了得?

老舒气得浑身发抖,拿水的杯子差点抖落在地。

“老头子,你这是咋了?”

“我让大家帮孙子投票,没想到老张不但不投票,而且公然藐视我的表情!”

“你还以为你是那个没退休的舒副局长呀?自古以来人走茶凉,这么大岁数了,这个道

理你不懂?”

“别人这样我信,老张绝对不能!他是我一手带起来的学生,是我老同学的弟弟,是我战友的……”

“说那么多有啥用,现在的人,都是现用现交……”

老舒不再言语,绝望地陷进了沙发里。

突然,手机狂响。

“舒局吗?我是老张!刚才是我3岁的小孙子摆弄手机,发了不恰当的表情,你别在意啊,我就这组织亲朋好友为你孙子投票……”

老舒一跃而起,孩子般抱着老伴说:“赶紧,赶紧啊,动员亲友点赞……”

闲言碎语

甬一棍子打死网络语言

○王珍

“我们都是中国人,身体里流淌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血液,建议少用‘拍砖’等不仁不义的网络语言,做个传播中华文化的使者。”一位诗人在我的公众号上悄悄留言,作友情提醒。

我相当感激他,特别喜欢被赋予“做个传播中华文化的使者”这个神圣使命。

不过,把“拍砖”说成是不仁不义的网络语言,我不是很同意。但我举起双手赞同:网络词汇千万条,文明用语第一条。

对那些很黄、很暴力的恶心词语我会快速绕过,大多网络语言还是很简洁生动,用着很顺手的。能够一出世就得到了广大网友的偏爱,发展神速的语言,基本上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约定俗成后会让更多人接受。

我们既然不再局限于传统平面媒介,已深度涉足微信、今日头条、美篇等网络平台,那

么,使用新兴流行的网络语言是必须的,这也是在网上交流必不可少的“通行证”。虽然网络语言不是万能的,但不懂网络语言是万不能的,除非你愿意让自己系统脱网。毕竟,网民是一个相当大的群体,特别是智能手机的普及,甚至我爸妈等“80后”都上网了,有点全民皆网民的味道。所以说,网络语言是一种文化,也没错。几年前,“给力”一词曾经登上《人民日报》头版,这一事件也被网友们评为当年的“十大文化事件”。并且大受鼓舞,期望报纸给力能带动网络语言“转正”。

随着网络语言的运用变得越来越不再小众,专家们的态度也从“不屑一顾”到“研究规范”了,已有少量网络语言被词典收录。但大部分网络语言要正式“转正”,还有待于时间的考验:看它们是流行一阵甚至是三年五载后就自生自灭,还

是坚挺地从网上走下来,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用语。

确实,还是有一部人,和给我留言的那位诗人一样,希望肃清那些“血统不正”的文字和语言。有人认为在日常生活的应用中,网络语言在带给人们新奇感觉的同时,也给人们的交流造成不便。

如现在蛋蛋后的网上聊天,用的词语颇像某个时段某种种地下工作者的接头暗语。若是中文谐音或者英语缩写,还能开个脑洞毛估估猜一下,有些实在是在太无厘头了!我看他们的对话,感觉比文言文难多了。如果他们不出来翻译或者解释,那就相当于读火星文。不得不感慨,从未觉得自己老,直到看不懂蛋蛋后的缩写。

但如果因此而一概杜绝网络语言,语言文字的发展是不是会受阻?

汉语从文言文发展到白话

文,书写方式从甲骨文、金文(钟鼎文)、木板水印、竹简到纸质,到如今的电脑打字,中国的语言文化一直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着。

看到有不少文言文和白话文之间的互译软件,我倒是有些担心:会不会有一天,网络语言和现代汉语间也需要翻译了?

反正,我不同意将网络上出现的新语新词一棍子打死。也怀疑那些认为网络语言会污染正统中华文化的人,是不是有些杞人忧天?

因为那种彻底颠覆传统经典,过于标新立异、胡编乱造、故弄玄虚、低级趣味,甚至是肮脏下流的胡言乱语,基本是秒生秒死,根本不用动棍棒。毕竟语言不是靠谁创造就行的,主要还是依赖于社会流传。而那些给点阳光就能够灿烂的词语,能够进入主流社会,能长久地得到人们的眷顾,这应该是

北戴河日出

毛朝阳 摄